



星期文库

古代借术举隅之六

借威服众

胡建新

在中国古代，一些掌权者或夺权者为了慑服众人、成就霸业，常常假托王命、假赋天命、假用神术，使出“借威服众”的招数，以便让众人心甘情愿地服从他们的意志和行动。在信奉天命鬼神的古代，这是一种省时省力、事半功倍的办法。

元朝末期，红巾军首领郭子兴打算以庆功为名，用毒酒杀死朱元璋。朱元璋得知后，想出一条应对之策。是时，他不动声色地与郭子兴的两个儿子一同赴会，半路上佯装“仰天若有所见”，忽然骂起二郭来：“我有什么对不起你们的地方，你们竟然想害我？”两人连忙否认，朱元璋冷笑一声：“那为何刚才空中有神人告诉我说，你们已在酒中下毒，要我好生提防？”两人吓得汗流浹背，以为朱元璋真有神人暗中保护，从此再也不敢谋害他。朱元璋仅用一个小小计谋，便消除了危害自己的严重隐患，可见“神”的威力非同一般。

北宋时，大将狄青征讨侬智高，在一座寺庙里当着士兵宣布：“此次作战，不知神意如何，我要祈问上天。”他取出一把铜币，煞有介事地说，“如果上天保佑我们获胜，这些铜币落地后，有字的一面会一律朝上。”说罢，他将铜币一把撒出，众人定睛一看，铜币有字的一面全部朝上，于是众人欢声雷动，士气大振。不久，侬智高被平定，狄青凯旋返回庙里收拾铜币时，其身边人发现这些铜币两面都刻着相同字样。

商汤代夏时，誓师告示众人：夏王罪恶滔天，上天命我讨伐之。武王伐纣时，亦告示军民：商王恶贯满盈，上天将其严惩，我只得顺从天命，执行上天旨意。随着时代变迁，光凭夺权者自己口说，越来越无法慑服众人，于是一些人又从古代巫术中捡出符命与图讖等护身符，假借天命为自己夺权服务。那时，符命与图讖被视为上天表示意向的“凭证”，谁能身膺符命或图讖，谁就得到了天命的佑护，也就具备了称帝的资格。

因信奉天命和鬼神，每逢决断大事，一些主事者总喜欢通过占卜来预测凶吉、决断行动。但这也要看预测结果是否符合自己的意图。周武王兴兵伐纣前，用龟甲、蓍草占卜，结果显示大凶。正当文武百官犹豫不决时，姜太公一把将龟甲、蓍草从神案上扫了下来，大声说道：“枯骨死草能知道什么吉凶？赶快出兵，不要让这些东西妨碍我们的正事。”可见，无论占卜如何，主事者总要看其是否合己意图，合者取之，不合者弃之。

投寄本报副刊稿件众多，凡手写稿件，恕不能退稿，烦请作者自留底稿。稿件一个月内未见报或未接反馈，作者可另行处理。感谢支持，欢迎投稿。
投稿邮箱：jwbfbk@163.com

的大多是那些能开花的草本，它们或者散发芳香，或者养人眼目。只有菖蒲，文人雅士会把它供养在书桌边，用寥寥一丛绿色，来养心。菖蒲也开花，但开得内敛低调，初开的花色似乎是一不小心被稀释了的绿，接近芥末色。那芥末色的花儿从两片扁扁的剑形叶子之间探出来，似乎很惭愧似的，对你悄悄伸出一截食指：“嘘——别说话哦。”就是这样，菖蒲开花也开得静悄悄，它不以开花为要务。它仿佛只为清静虚寂地立着，呈现一种意义。我养过菖蒲，在书房里养，也在办公室里养，浅浅的一只白瓷碗上扣上几颗鹅卵石，卵石间隙立起几片深绿的细叶，那姿态像是驻足江湖独自沉吟的诗人。这样的一盆菖蒲清供不远不近陪在身边，有时忙碌中一抬眼看见它，便倏然觉得周遭的空气也清凉湿润起来，就觉得自己身在闹市也有了隐居的情趣。是呀，我隐居在一丛菖蒲的幽香里，隐居在这个星球上能看见月亮升起的那一面，阴性的那一面。

养菖蒲，便是这样给自己养一方渺远而清幽的精神之所。

许多年前，在乡间老宅的屋后水边，父亲植有一大丛菖蒲，他是当草药来种植的。在许多个雨后的黄昏里，我站在水边的石阶上，看透亮的水珠从菖蒲那近乎蜡质的叶片上径直滚落下来，仿佛圣洁的洗礼。在菖蒲那里，它是连一滴水珠的光芒与修饰也不要。

菖蒲是药。一种幽远情怀，也可以是药。

渐走渐远。
水边丛生的菖蒲，适宜远看。一点点稍远的距离，隔着小半个球场那么大的水面，最先映入眼帘的是菖蒲的倒影。在满世界疯长的绿色面前，菖蒲那并不高大的身影倒映在向晚的水里，青绿色的倒影像矮矮的城墙，伴着水上微茫的水汽，以及弥散在水底的晚霞，一起构成一幅微微颤动的琉璃世界。在这个琉璃世界里，低矮的菖蒲用它并不辽阔的绿，给晚霞降温，给晚霞脱色，直至一切融合成为苍茫冷寂的黛蓝夜色。

我曾无数次坐在暮晚的水边，坐

菖蒲幽远

许冬林

在菖蒲对面，半是真切半是渺茫地凝望那菖蒲，心底常常莫名涌起感动，就觉得那一丛静寂的菖蒲，像我的未曾谋面或是较少谋面的友人——这一定是生活在远方的友人，与我隔山隔水隔岁月，甚至还隔着纷扰的世俗烟火。这样的友人是不追世俗热闹的，是隐居的，是心静如水的。这样的友人，即使与我遥隔山岳，可是在这个我与菖蒲相对的黄昏里，他们与我同样沉淀在黄昏浩茫的寂静里。因为一种渺远，时间里反倒充盈着一种无需命名的情意。

在草本植物的世界里，人们青睐

总觉得人可以像植物一般安静，也可以像动物一样奔波，还可以兼具两者的属性——既可以长时间安于沉静，也能够长时间奔赴前路。

像植物的人，会在一方天地深深扎根。这般人，风景常驻心底，扎根的方式亦有万千。或扎根于土地。有些人安土重迁，哪怕一辈子守着一方小村庄，哪怕在这片土地历经风雨，也早已与故土血肉相连、难以分割。或扎根于一事。有些人哪怕只是在街头

做平凡的活计，也能做得认真、极致，如同雕琢一件珍贵的艺术品。

像动物的人，偏爱四处游走，总觉风景在远方，对世间万物满怀好奇。他们永远心怀热忱与探索欲，辗转于不同领域，在每一处领域都有所建树，从不满足于当下的生活、当下的状态、当下的自己。这般人，把一辈子活成了旁人几辈子的精彩！有些人，成就早已远超众人仰望，却始终敢于推倒重来，一次次带给世人更大的惊喜。

既像植物又像动物的人，最是值得敬佩。

他们可以因热爱安稳扎根，亦可因初心随时动身远行，哪怕浪迹天涯。兼具二者特质的人，更能从容适配不同境遇，故而少受世俗磋磨。

我不知自己终究像植物还是像动物，偏爱奔赴远方是真，耐得住世间清寂亦是真。

“夏虫不可语冰”，是《庄子·秋水》中的经典话语，强调客观环境的认知制约，并非说物种的优劣。这本是一种清醒的洞察，可是有些人总是断章取义，把夏虫用来讥讽见识短浅之人。

这既误会了庄子的本意，也对夏虫不公平。孔子曰：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”就是说，生命的价值，从来不是以时间的长短、见识的深厚来度量的。即使夏虫越过不了寒冬，可它们活得饱满真实，这样的生命就很有意义。

夏木深，草虫鸣。炎热夏日里，蛴蛴、蟋蟀、纺织娘等“歌手”次第登场。特别是蝉，它的鸣声最清脆响亮，它卖命似的倾情唱出了夏日的激情。要知道，蝉的一生，多半蛰伏于阴暗的泥土

下。它从破土脱壳，到振翅高歌，历经痛苦的蜕变，只不过短短数周。即便这样，它没有一丝怨恨，也没有一丝懈怠，一直奋力鸣唱，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。

夏虫也绚烂

杨应和

而萤火虫，则是夏夜的精灵。夜萤舞清波，散作满湖星。雄性萤火虫通过发光求偶繁殖，一闪一闪，忽明忽暗，如繁星般点缀着黑夜。它们曾飞入东坡的庭院，照见诗人的孤独。“夜深风露满中庭，惟见孤萤自开阖。”它

们也曾光临杜甫的诗章：“暗飞萤自照，水宿鸟相呼。”尽管萤火虫发光微弱，因有了千年诗意，也算是另一种璀璨吧。

泰戈尔说过：“生如夏花之绚烂。”想来，夏虫亦是如此。纵使生命匆匆，它们依旧认真地过好每一刻，温柔又有诗意。反观我们人类，一直以来，总认为时间漫漫，来日方长。其实，从宏观的视角来看，我们也不过是浩瀚宇宙里的一粒尘埃。又是否，我们能够像小小夏虫一样，不负朝夕，不负此生呢？

世间万物生灵，各有各的精彩，没有高低尊卑之分。夏虫虽不知冰，但它们却在夏日里，感触到了每一寸热。



能被人理解是件奇妙的事
就像有人提着灯笼
照亮蹲在黑暗里的你

●如梦令

林帝浣 画